

论郑州商都的延续年代及其与小双桥遗址的关系

张国硕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河南 郑州市 450001)

关键词: 郑州商都; 延续年代; 小双桥遗址; 邑聚

摘要: 郑州商城完全具备商代都邑性质。郑州商城作为商都延续时间较长, 当为商汤至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前期之亳都。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主都, 偃师商城为商代前期的辅都。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在商代白家庄期共存, 小双桥遗址兴盛期郑州商城仍然具备商都性质。“小双桥遗址傲都说”疑点和不解之处较多, 仲丁之傲都应位于今豫东或鲁西某地。作为郑州“大商都”的组成部分, 小双桥遗址为郑州商城外围商王室邑聚(据点、活动中心)的可能性甚大, 主要扮演着大型祭祀场和离宫别馆的角色, 设置有生产、生活设施。

Keywords: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chronological span;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settlement

Abstract: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fully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As the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it has a comparatively long chronological span, and thereby should be the Capital Bo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before Pan Geng relocated the capital to Yin.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was the primary capital, while the Yanshi City of Shang Dynasty functioned as a secondary capital.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coexisted with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during the Baijiazhuang period in the Shang Dynasty. When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was flourishing,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still retained the features of a capital.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doubts and unresolv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laim that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is the Capital Ao”. The Capital Ao during the reign of Zhong Ding should be somewhere in present-day eastern Henan, or western Shandong. As part of the “Greater Shang Capital” in Zhengzhou,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probably served as an outer settlement/base/activity center of the royals of the Shang Dynasty. It primarily functioned as a large-scale ritual site and a secondary palace, and was equipped with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facilities.

郑州商代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城区, 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位于遗址中心地带的郑州商城发现于1955年。城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 宫殿区可能还建有宫墙。城址范围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作坊址、墓葬、窖藏坑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 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原始瓷器及金器等重要遗物^[1]。70年来, 学界普遍对郑州商城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其为商代都城遗址^[2]。然而, 郑州商城是短期存在的商都, 还是长期存在的商都; 该都城始建于何时, 废弃于何时, 延续多长时间; 白家庄期郑州商城是否还具备商都性质; 都城的名称是什么, 是哪个商王之

都, 在商代是什么样的都城地位……这些问题学界有着长期的争论, 不同学者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差异。此外, 若认同郑州商城是商都, 那么其与商代前期的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是需要认真辨识加以判定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郑州商都延续时间长

对于中国早期都邑认定的标准, 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总体来讲, 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遗存的发现为唯一的标准, 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没有某种遗存就一定不是都邑性质, 应注重证据链的构建, 分析观察各类遗存的情况综合判断, 并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物化标准上,应以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及高等级手工业作坊(铸铜、制玉、绿松石制作)等4项为主要标准,以精美“重器”(青铜礼器、玉礼器、绿松石器和金器)的使用、遗址的较大规模、辐射力与影响力等3项为参考标准。其中,宫殿宗庙是必备条件;高等级手工业作坊较为常见;多见大型城垣,但部分都邑的早期阶段或自始至终未建造大型城垣^[3]。

从中国早期都邑认定标准来观察郑州商城,其至少符合大型城垣、宫殿宗庙、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主要标准以及“重器”的使用、遗址的较大规模、辐射力与影响力等参考标准,应完全具备早期都邑性质。郑州商城内、外城均夯筑有大型城垣,内城垣周长近7000米,外城城垣长度超过5000米,城垣之外还有护城河。宫殿宗庙区位于内城的东北部一带,布局规整,结构复杂。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已发现多处,以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荆山北铸铜作坊为代表。虽然未发现明确的王陵区,但内城东北角外的白家庄^[4]、城外西边的北二七路^[5]、内城东南部的书院街^[6]等地皆发现有随葬青铜礼器的贵族墓葬。遗址范围内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和金器等珍贵遗物。郑州商城规模大,内城面积3平方千米以上,外城圈围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宫殿区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是二里岗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郑州商城功能区齐备,宫殿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给排水设施和道路网一应俱全,显示出该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中心聚落。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具有较强的辐射力,而受二里岗文化影响的区域更加宽广。郑州商城外围、周边分布着一系列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郑州商城对其下属的次级聚落有着很强的支配权

和控制权。

仅仅确定郑州商城具备商都性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分析确认出该都邑的延续年代。在确定早期都邑的延续年代上,应该采纳使用“综合分析法”,注重“证据链”的构建,以宫殿区的延续年代为基准,参考大型城垣的延续年代,还要注意那些与王室及贵族生活有关的遗存信息^[7]。

郑州商城宫殿区延续年代较长。1998年在黄委会一号高层住宅楼工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段残长24米左右的宫墙,其建筑及使用时间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下层的H9阶段^[8],即二里岗下层一期。20世纪90年代在内城北大街农业队住宅小区基建工地发掘的宫殿基址,其始建年代早于或接近于二里岗C1H9的年代,废弃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二期^[9]。通过多年的发掘和钻探可知,宫殿区大部分区域几乎都见有二里岗下层二期与上层一期的夯土基址。在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宫殿区仍然存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发现有属于白家庄期的宫殿基址如C8F10^[10],清理出多座属于白家庄期的贵族墓葬。90年代发现大量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的遗存,如宫殿区北部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南部边缘的东西向夯土墙,多处地方的绳纹板瓦、文化层和灰坑等^[11]。综合判断,宫殿区的始建年代应为二里岗下层一期或略早,二里岗下层、上层时期延续使用,二里岗上层二期之末宫殿区被废弃。

关于郑州商城内城、外城城垣的建造年代,一些学者认为内城城垣的始建年代大约在二里岗下层一期阶段^[12],也有人认为内城城垣应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阶段^[13]。部分二里岗下层夯土城垣的上部或一侧叠压或增筑有一部分二里岗上层一期修筑的夯土城垣,修筑的城垣中包含有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陶片等遗物,这种现象说明至少在二里岗

上层一期之时，内城城垣还在持续地修补和使用之中。外城城垣的建造年代应晚于内城的建造年代，是在二里岗下层一期之末或二期之初兴建，沿用至二里岗上层时期。

郑州商城发现的铸铜遗址延续时间也较长。南关外铸铜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特征与洛达庙期的同类器很接近，大口尊、鼎、圆腹罐等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一期，有学者甚至认为其年代可早到南关外期^[14]。二里岗下层一期之后，南关外铸铜作坊继续存在，延续使用到白家庄期。紫荆山北铸铜作坊是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兴建，延续使用到白家庄期止。此外，近年在郑州市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存，灰坑H1136、H1272发现一定数量的铜矿石、带铜渣陶片，其年代皆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二期^[15]。

郑州商城发现一批随葬青铜礼器的贵族墓葬，年代分属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时期。墓葬T166M6位于宫殿区，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包括青铜器3件，其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16]。墓葬C8M32位于宫殿区，墓内出土器物6件，其中青铜容器2件，其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墓葬C1M148位于内城西城垣外铭功路西侧，随葬器物25件，其中铜爵1件，其年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属于白家庄期的贵族墓葬最多，出土较多精美的青铜礼器，如白家庄M2和M3、铭功路M4^[17]、二里岗C1M1^[18]、北二七路M1和M2、西大街东段北侧2001ZSC8ⅢT61M1^[19]，以及书院街M2^[20]等。

此外，郑州商城还发现其他诸多白家庄期文化遗存。在内城城垣外侧张寨南街、向阳回族食品厂、南顺城街等地，已发现3处铜器窖藏坑，出土青铜器包括大型青铜方鼎、圆鼎在内共28件，造型精美，花纹繁缛，其规格为同时期诸遗址中最高，其主人显然非商王莫属。这3处青铜器窖藏坑的埋藏年代，

一般认为属于白家庄期^[21]。在宫殿区今商城工作站内，发现一条有近百个残人头骨的大型壕沟^[22]，其性质应与商王祭祀有关，埋入年代也为白家庄期^[23]。郑州商城内城、外城范围内白家庄期文化遗存分布较为普遍，如白家庄^[24]、郑州医疗器械厂^[25]、电力学校^[26]、银基商贸城^[27]、市木材公司^[28]、二七广场项目^[29]、黄委会食堂及一号院高层宿舍^[30]、书院街北片区及塔湾古街片区^[31]与内城西南角^[32]等地，皆发现有典型的白家庄期遗存。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铭功路西侧第十四中学院内制陶作坊遗址^[33]，其年代始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延续至上层二期^[34]。2015年，在郑州商城遗址西北部的原河南省体育场内，发现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上层二期的大型祭祀遗存，有环壕、夯土墙、建筑基址、祭祀场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35]。这些现象表明，白家庄期的郑州商城并非已被废弃，仍然在发挥着商都的功能。

从上对都邑遗存的年代分析可知，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一期之初甚至略早，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上层一期为繁荣期，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之末接近殷墟文化一期被废弃，作为商都存在于整个商代前期。

史前、夏商时期文化发展相对缓慢，考古分期上的每一期年代绝非一二十年能够包容，超过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的可能性非常大。郑州商都存在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和上层二期4个时段，且4期之间一脉相传，同一地点的大型建筑经历多次扩建、重建，这些反映出该都邑应经历相当长时期，延续超过200年甚至是250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断代为确定郑州商都的延续年代提供了一些旁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二里岗商文化4个阶段进行碳十四年

代测定，一至四期（即二里岗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上层二期）的年代在距今3600~3300年，即公元前1600~前1300年，前后延续接近300年^[36]。

从文献记载也可判断出郑州商都存在年代之长久。关于商王朝的积年，文献记载虽然有一些出入，但多在500~600年之间波动。如《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37]《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38]《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39]关于商代后期的积年，《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40]“二百七十三年”，有的版本是“二百五十三年”^[41]。若认同商代延续五六百年，扣除商代后期253年或273年，那么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文化一至四期仍有200多年。由此推断，始建于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废弃于上层二期之末的郑州商都应延续存在二三百年之久。

二、郑州商都是商代前期的主都

郑州商城曾长时期作为商都存在的事实为我们判定其都邑属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郑州商城是商代何王时期的都城以及都城之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形成了“隩都说”^[42]与“郑亳说”^[43]两大派观点，此外还有“庇都说”^[44]“早期太甲城与晚期隩都说”^[45]“两都说”或“两京说”^[46]以及“别都说”^[47]等。通过对历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合分析可知，无论是“隩都说”“郑亳说”，还是其他观点，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或多或少缩短了郑州商城作为商都的时间。如“庇都说”把郑州商城限定为“祖乙所居之庇都”，这不仅与郑州商都的始建和延续年

代较长之特性不符合，而且也与文献所载祖乙之都在今河北邢台的主流观点完全背离。

“隩都说”把郑州商代遗址和文献记载的仲丁隩都联系起来，其不仅没有确切的文献依据，且与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和延续年代较长的实际情况相悖。郑州商都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而非仲丁隩都建造时的商代前期后段。言偃师商城为西亳、郑州商城为隩都，则二者是前后继承、前废后兴关系，而实际上两城的繁盛期是基本相同的，始建年代也没有明显的大段差距。如果郑州商城是隩都，那么其所居之商王仅有仲丁、外壬一代二王，时间不足20年，这与郑州商城连续作为王都使用很长时间的特点完全不符。郑州商城规模宏大，在当时的建造条件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筑完成，如果在两个王、不到一代人期间就废弃他迁，未免太不符合情理。“早期太甲城与晚期隩都说”言早期（二里岗下层）的郑州商城是“太甲城”，这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依据，且与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下层一期已具备商都之属性不合；说晚期（二里岗上层）是隩都，无论是上层一期或是上层二期，其延续年代绝非20年左右，远远超出隩都的存在年代。“别都说”把曾长期为商都的郑州商城说成是商之“别都”，而将短期作为商都的隩、相、邢等说成是商之主要都城，这显然有“本末倒置”之嫌。此外，“郑亳说”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至仲丁之前的亳都，时间大约150年，也与郑州商都延续时间达二三百年的实际情况不一致。

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联系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应为商代前期（商汤至盘庚迁殷之前）的亳都，而不仅仅是商汤至仲丁之前的亳都。首先从文献材料观察，至少有3项证据：一是出土陶文。白家庄一带曾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的陶文“亳”或“亳丘”^[48]，有

学者又在二里岗出土的战国陶釜上识别出印文“亳甸(窑)”二字^[49]，这至少说明郑州老城区一带在东周时期曾称作“亳”“亳丘”，鉴于历史上存在地名延续现象，不排除东周之前的商代郑州之地就有“亳”之名。“亳丘”应即“亳都之废墟”或“亳都故址”之意。二是出土甲骨文字。在二里岗一带曾出土一片牛肋骨刻辞，有学者考证出土有11个字，即“又乇土(社)羊乙丑贞从受七月”，其中“乇”字与“亳”有关，“又乇土(社)羊”内容是卜问在亳社献羊可否^[50]，此观点得到日本著名学者松丸道雄先生的支持^[51]，国内学者也多有赞同^[52]，这是郑州商城当时名“亳”的直接证据。三是传世文献。《春秋·襄公十一年》记载晋与郑“同盟于亳城北”^[53]，这里明确说出有“郑地之亳”，且有“城”，这与郑州商城的方位和东周为“亳丘”的特征十分吻合。再从考古材料上分析，有两项证据最为有力：一是郑州商城规模大，规格高，文化遗存丰富，延续时间长，完全具备商代前期都邑的性质。二是郑州商城作为商都的年代与文献记载商汤都亳、盘庚时迁殷的年代是一致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二里岗文化是商代前期文化，殷墟文化是商代后期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年代始于商汤，止于盘庚迁殷之前；殷墟文化的年代始于盘庚迁殷之后，止于帝辛时期^[54]。准此，把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一期到二里岗上层时期长期为商都的特点，与文献亳为灭夏后的第一个商都、亳都延续时间较长的记载以及隰都、邢都、奄都等存在时间较短、皆属商代前期后段(或称“中商时期”)等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只能得出郑州商城长期为亳都的结论。

判定郑州商城是整个商代前期的都邑，那么如何解释偃师商城亦具备的都邑性质以及文献记载商代都城的“屡迁”现象呢？种

种迹象表明，夏商时代施行的是主辅都都城制度，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主要都城(即主都)，而偃师商城则为辅助性的都城(即辅都)^[55]。无论是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二者都具备商代都邑的性质，而且长期共存。既然二者皆为商王朝前期之都城，其中必有主次之分。对比显示，无论城址规模，或是出土遗物数量、规格，偃师商城皆大大逊色于郑州商城。如郑州商代遗址总面积25平方千米以上，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外城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而偃师商城大城(外城)城内面积只有1.9平方千米，尚不到郑州商城内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与外城面积的差距更是悬殊。郑州商城还发现多处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作坊以及随葬铜器的贵族墓葬，并出土诸多大型方鼎、圆鼎、精美玉器和原始瓷器等珍贵遗物。而偃师商城发现的类似遗物，无论是规格，还是数量、种类各个方面皆无法与郑州商城媲美。

作为亳都的郑州商城，与隰、相、邢、奄等商代前期商都皆有一段并存期，它们之间也应是主辅都关系，而非一都制、废旧立新前提下的迁都所致。此有三项证据：证据之一是郑州商城作为都邑一直存在于商王朝前期。仲丁以后乃至河亶甲、祖乙、南庚时期大约与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相对应。这个时期，郑州商城并未废弃，仍具备都邑性质，商王并未完全放弃郑州商都而迁往他地。证据之二是仲丁至盘庚期间年代较短，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如此频繁进行迁都是难以想象的。仲丁至盘庚仅经历5世10王，正常情况下不过百年。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来看，建设一座都邑要耗去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绝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故迁都应是慎重之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行迁都之举。证据之三是商王朝废弃其中

心地区的都邑而迁往周边地区设都令人费解。商代前期后段的统治中心地区是在今天的郑州—洛阳一带，按理说商王朝都邑应在这一带设立。但是文献所载的相（今河南内黄）、邢（今河北邢台）、奄（今山东曲阜）三都，都在商王朝固有中心统治区之外的东北侧，尤其是奄，完全处在原东夷族群分布区的腹地，若在这些周边地区设立唯一的都城，远离商王朝固有的中心统治区域，不仅会对商王朝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造成诸多不便，而且对商政权和商王本身来说也是不安全的。比较合理的政治、军事中心布局，应是商王朝在保持郑州商城主都地位的同时，在隰、相、邢、奄等地先后设立临时性的辅都，以此可以达到加强统治、便于进行军事战争的目的。

三、郑州商都与小双桥遗址是并存关系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高新区小双桥村西南。考古发现有墙基、夯土建筑基址、壕沟、祭祀场、青铜冶铸遗存、大型夯土台基（“周勃墓”）及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有青铜建筑构件、石磬、象牙器、石铲形器、原始瓷器及大量陶器等遗物，还见到朱书陶文，遗址年代从二里岗下层延续到二里岗上层、殷墟一期时期，主体年代为商代白家庄期^[56]。史载商王仲丁以隰地为都，有学者提出“小双桥遗址即仲丁隰都说”^[57]。此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遗址规模大，遗存丰富，兴盛年代白家庄期与仲丁的年代接近等，但疑点和难解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间距较近。小双桥遗址与郑州商城中心区相距只有10余千米，现今同为郑州市区，地貌环境条件接近，如此近的距离进行迁都不合情理。二是二者较长时期是共存的。郑州商都在白家庄期并未废弃，小双桥遗址与郑州商城并非“一兴一废”关系，即在小双桥

遗址的兴盛期，郑州商城仍作为商都存在，二者之间并非迁都关系。三是小双桥遗址的位置无益于仲丁伐蓝夷战争的开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时有“蓝夷作寇”^[58]事件发生。蓝夷属商代东夷族群的一支，其分布区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一带^[59]。《古本竹书纪年》又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60]，以此可知仲丁即位后即设立隰都，此都的设立应与征蓝夷有密切关系。为便于与东夷作战，从情理上讲，隰都应设置在亳都（郑州商城）之东，在蓝夷所在地西侧或商王朝东境某一地点即今豫东或鲁西某地为妥。而小双桥遗址地处亳都（郑州商城）西北，距离对蓝夷作战的前线有相当远的路程（直线300余千米）。从便于作战角度考虑，仲丁将都城从亳都（郑州商城）迁到近在咫尺的小双桥一带毫无意义。四是小双桥遗址达不到早期都邑之判定标准，推断其为隰城遗址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小双桥遗址虽然规格较高，但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祭祀遗存丰富，在Ⅳ区、Ⅴ区、岳岗西南地以及“周勃墓”等地段都发现有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分布大量牛头牛角祭祀坑、人祭坑，还有用于祭天的高台建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其为祭祀场或宗庙。我们还应注意到，该遗址区划不清，功能区不明，中心区遗存较为分散，空白地带较大，没有确切依据显示存在所谓的“宫区”和“郭区”。不见大型城垣和壕沟等防御设施，构不成内城外郭的都邑军事防御布局。夯土建筑基址目前揭露面积较小，宫殿建筑不密集，规模也不大，分布范围较小。所谓的宫城墙只发现一段东西向北墙和西北拐角，向东、向南延续范围不详，能否形成闭合的矩形或圆形宫城难以判定。缺乏高等级贵族墓葬、大型青铜礼器等其他判断都城性质的遗存。因此，小双桥遗址虽然具备某些都邑因素，如大型夯土建筑、铸铜手工

业作坊等，但整体上尚未达到早期都邑之判定标准，故推断其为隰城遗址证据是不足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否定小双桥隰都说，提出豫东商丘地区的柘城孟庄遗址可能为隰都的观点^[61]。孟庄遗址（又称“心闷寺遗址”）位于商丘市柘城县岗集镇孟庄村北侧、蒋河南岸，东距惠济河2千米。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大型夯土台基（共4处，其中一处位于遗址北部，濒临古河道，残存面积250平方米，推测面积336平方米）、房基、墓葬和铸铜作坊（位于遗址南部，发现铜罍和爵陶范、坩埚、铜渣）等遗迹，夯土基址、窖穴和文化层中多次出现用于奠基或祭祀的人骨，还发现了陶文和商代草鞋，出土有铜爵、原始瓷器、卜骨、卜甲、玉璧和玉玦等珍贵遗物，还有铜镞、石钺等^[62]，遗址年代应为二里岗上层时期^[63]。1981年，在孟庄遗址商代铸铜遗址东侧，又出土铜鼎、觚、罍各1件^[64]，突显该遗址的高等级性。三件铜器中，铜鼎深腹，空锥足，立耳，两耳与两足上下在一条线上，主体素面，近口部有弦纹。铜觚敞口，体弧曲、粗胖，中部有箍，主体素面，有弦纹。铜罍大敞口，二菌形立柱，柱顶有涡纹，腹部分节，小凸底，三棱形足。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3件铜器的具体年代应为二里岗上层偏晚，即白家庄期。由此可知，该遗址分布范围较大（面积25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丰富，遗址规格高，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涵盖商代白家庄期，与仲丁迁隰的时间接近，且地处商代前期商王朝与东夷族势力范围的交界处附近^[65]，位置远近适宜，故推断其为仲丁伐蓝夷而设置的隰都可能性甚大。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笔者早年曾加以推测，分析其为仲丁隰都、离宫别馆、王

陵等几种可能，当时已基本排除隰都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偏向后两种可能^[66]。现在看来，该遗址虽然新发现有铜器墓葬（岳岗西地），但没有发现大型高等级墓葬，推断其为王陵区仍然没有依据。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和所谓的宫墙，其离宫别馆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该遗址祭祀功能十分突出，伴存铸铜、制陶等生产活动，建造有较高等级的房屋建筑。各类遗存的年代主要是商代白家庄期，与郑州商城的年代有共存期。故综合判断，小双桥遗址为郑州商都外围商王室邑聚（据点、活动中心）的可能性甚大，其主要功能便是祭祀和居住，可以说是郑州商都外围的大型祭祀场和离宫别馆，另外还设置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

夏商都城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城规划布局较为分散，在主要宫室区外围大多建造一些邑聚据点，这方面安阳小屯殷墟最为显著。作为殷都“大邑商”，殷墟遗址分布范围超过30万平方千米，在宫室区外围分布一系列居民点或族邑、手工业作坊等据点。如在大司空村、北徐家桥村、刘家庄北地、新安庄西地和邵家棚等地，都发现有大型闭合夯土院落基址。在洹北商城东南城角的壕沟处，新近发现的年代为殷墟早期的一个祭祀沟（G3），沟内堆积分三层，其内放置有完整人骨3具、肢解马骨至少10具、牛头3个、猪骨3个和鸟骨1个^[67]。该祭祀沟叠压在洹北商城的城壕之上，说明在殷墟早期阶段洹北商城一带的功能已发生了变化，该区域成为殷都北方外围一处大型祭祀场。早于小屯殷墟的洹北商城也有一些邑聚据点，如该城址北部外围3.8千米发现的陶家营遗址，发现有环壕、墓葬、灰坑、陶窑、窖穴及夯土基址等遗存，应是一处具有防御性质的高规格聚落遗址^[68]。早于郑州商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在其宫城周围分布多个呈网格状的

功能区,其中外围东北方约2千米的古城村新发现一处带有城垣、壕沟的遗址^[69],其性质当非圈围二里头宫城的外郭城,当属于都邑外围邑聚性质。偃师商城作为商代的辅都,其外围也有一些邑聚。史载桐宫是商代前期著名的离宫别馆,是“伊尹放太甲”之地,位于今偃师境内。偃师商城不应是桐宫所在,桐宫应位于偃师商城之东某地。郑州商都可能也呈现出像殷都“大邑商”那样的分布态势,其外围设置诸多邑聚据点。早在二里岗下层一期阶段,郑州商城西方约14千米的东赵遗址,即建造有高规格的大型“回”字形宫室建筑,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目前郑州地区发现最大的、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70],其性质当与商王室的活动(离宫别馆)有关。同样,在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白家庄期,郑州“大商都”也应设置一些外围邑聚据点。郑州商城西北方向约10余千米的小双桥遗址,建造有大型夯土建筑和高台建筑,建筑区还有墙垣,存在大量祭祀遗存,其设置的当与商王室的居住(离宫别馆)、祭祀等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并开展一定的生产、生活活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州商城符合中国早期都邑认定的主要标准和参考标准,完全具备商代都邑性质。郑州商城作为商都延续时间较长,始都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之初,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上层一期为繁荣期,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之末接近殷墟文化一期被废弃,存在于整个商代前期,延续年代达二三百之久。郑州商都绝非是一两个商王所使用的仲丁隰都或祖乙庇都,也不仅仅是汤至仲丁之前的商都,而应为商汤至盘庚迁殷之前的整个商代前期之亳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皆具备商代都

城的性质,而且长期共存,其中,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主都,而偃师商城则为商代前期的辅都。作为亳都的郑州商城,与隰、相、邢、奄等商代前期都邑都有一段并存期,它们之间也应是主辅都关系。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之隰都,这一观点的疑点和不解之处较多,推断隰都理应位于今鲁西或豫东某地。郑州商都与小双桥遗址共存于白家庄期,二者之间不应是一都制前提下的前废后兴关系,小双桥遗址不应是仲丁所迁之隰都。在小双桥遗址的兴盛期,郑州商城并未废弃,仍然具备商都性质。郑州商都具有像殷都“大邑商”那样的分布态势,都城外围设置有诸多邑聚。作为郑州“大商都”的组成部分,小双桥遗址为郑州商城外围商王室邑聚(据点、活动中心)的可能性甚大,主要扮演着大型祭祀场和离宫别馆的角色,兼设置有生产、生活设施。

-
- [1]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 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 考古, 2004, (3).
c. 刘彦锋, 吴倩, 薛冰. 郑州商城布局及外廓城墙走向新探.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3(3).
d.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M2的发掘. 考古, 2025, (4).
- [2] a. 安金槐. 试论郑州商代城址: 隰都. 文物, 1961, (4/5).
b. 邹衡.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文物, 1978, (2).
c. 张国硕. 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3] 张国硕, 缪小荣. 试论夏商都城遗址的认定方法. 江汉考古, 2018, (5).
- [4]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10).
-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 文物, 1983, (3).

- [6] 同[1]d.
- [7] a. 张国硕. 聚落、城址与早期都邑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南方文物, 2022, (2).
b. 张国硕. 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与都邑形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184.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 考古, 2000, (2).
-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北大街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文物, 2002, (3).
-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478, 479. 发掘报告把C8F10的年代确定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但从层位关系、建筑风格、出土遗物来看, 其年代应为商代白家庄期。
- [11] 同[1]a: 1038.
- [12] a. 张文军, 张玉石, 方燕明. 关于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 // 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1985~1992.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30~47.
b. 同[8].
- [13] 杨育彬, 袁广阔, 主编. 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344.
- [14] 陈旭. 郑州商代铸铜基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中原文物, 1992, (3).
-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商城遗址创新街小学(北校区)改扩建项目2020年度商代灰坑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25, (4).
- [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 文物, 2003, (4).
- [17]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 考古, 1965, (10).
- [18] 王彦民, 赵清. 郑州二里岗发掘一座商代墓. 中原文物, 1982, (4).
- [19] 同[16].
- [2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M2的发掘. 考古, 2025, (4).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代铜器窖藏.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22] 河南省博物馆. 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 文物, 1974, (9).
- [23] 同[22]. 发掘简报把人头骨壕沟的年代确定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但从层位关系、出土遗物(长颈鬲、饰窗棂纹大口尊)来看, 其年代应为商代白家庄期。
- [2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 1956, (4).
- [2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医疗器械厂考古发掘报告 // 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1985~1992. 前揭书: 144~161.
- [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 // 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1985~1992. 前揭书: 162~184.
- [2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银基商贸城商代外夯土墙基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0, (4).
- [28] 姜楠, 张建华, 于宏伟. 郑州市木材公司1997及2000年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 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 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544~686.
- [29] 遗址位于原郑州市东方红影剧院附近, 考古发掘材料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30] 杨育彬, 孙广清. 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 // 河南考古探索.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234~291.
- [31] 王巍. 纪念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 华夏考古, 2025, (4).
-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郑州商城遗址内城西南角商代灰坑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22, (5).
- [3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1, (4).
- [34] 同[33]. 发掘简报把该制陶遗址分为四期, 分别是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中层、二里岗上层及人民公园期, 并指出并未发现白家庄期遗存, 但从出土长颈、平肩、颈下饰窗棂纹陶大口尊(标本T102②: 35)判断, 白家庄期该作坊应仍然存在。
- [3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体育场商代祭祀遗址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2020, (2).
- [36]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63.
- [37]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71.
- [38] 朱熹, 注. 孟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17.
- [39] 张景, 张松辉, 译注. 鬻子·计倪子·於陵子. 北京: 中华书局, 2025: 72.
- [40] 李民, 杨择令, 孙顺霖, 等. 古本竹书记年译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47.
- [41]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6.
- [42] a. 安金槐. 试论商代“汤都亳”与“仲丁迁隰”. 中原文物, 1981, (特刊).
b. 方酉生. 郑州商城即仲丁隰都说.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3] 同[2] b.
- [44] 贝塚茂树. 中国古代之再发现. 东京: 岩波书店, 1979.
- [45] 田昌五, 方辉. 论郑州商城. 中原文物, 1994, (2).
- [46] a. 黄石林. 关于偃师商城的几个问题. 中原文物, 1985, (3).
b. 李绍连.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双为“亳”. 中州学刊, 1994, (2).
c. 许顺湛. 中国最早的“两京制”: 郑亳与西亳. 中原文物, 1996, (2).
d. 张立东. 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 // 考古学研究(五): 上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213~226.
- [47]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8.
- [48] 牛济普. 郑州、荥阳两地新出战国陶文介绍. 中原文物, 1981, (1).
- [49] 李维明. 郑州出土战国陶简印文初识. 中国文物报, 2007-10-19(07).
- [50] 李维明. 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 中国文物报, 2003-06-13(07).
- [51] 松丸道雄. 对“郑州商城”命名的一点看法. 中国文物报, 2005-12-02(07).
- [52] a. 陈旭, 徐昭峰. 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释文漏字原因探究. 中原文物, 2006, (3).
b. 常玉芝. 郑州出土的商代牛肋骨刻辞与社祀遗迹. 中原文物, 2007, (5).
- [53] 杜预, 集解. 春秋经传集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880.
- [54] 张国硕. 商文化阶段划分探索 // 殷墟与商文化: 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13~220.
- [55] 张国硕. 论夏商时代的主辅都制 // 考古学研究(五): 上册. 前揭书: 518~536.
- [5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小双桥: 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57] 陈旭.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隰都说. 中原文物, 1997, (2).
- [58] 陈逢衡. 竹书纪年集证: 卷十七. 嘉庆十八年刻本: 3.
- [59]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9.
- [60] 同[40]: 41.
- [61] a. 赵俊杰. 河南柘城孟庄遗址性质分析. 中原文物, 2014, (2).
b. 赵俊杰. 仲丁迁隰地望新探. 南方文物, 2020, (2).
-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82, (1).
- [63] 同[62]. 原发掘报告推断商文化遗存年代为“二里岗下层时期”, 但从出土方唇鬲、敛口罍、假腹豆、粗柄豆以及敞口大口尊等器物特征来看, 其年代显然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
- [64] 柘城县文化馆. 河南柘城心闷寺遗址发现商代铜器. 考古, 1983, (6).
- [65] 豫东开封、商丘境内的惠济河, 是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与属于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之分界线, 以东为岳石文化分布区, 以西则为二里头文化分布区. 商代前期, 惠济河以东区域仍为岳石文化分布区, 不见早商文化遗存. 有关材料参: 宋豫秦. 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 中原文物, 1992, (1).
- [66] 张国硕. 小双桥商代遗址的性质. 殷都学刊, 1992, (4).
- [67] 安阳市文物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通报安阳洹北商城遗址考古发现重要成果. 安阳市人民政府. 2023-06-08. <https://www.anyang.gov.cn/2023/06-08/2391410.html>.
- [68]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阳陶家营遗址M12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 2022, (4).
b. 孔德铭, 孔维鹏. 安阳陶家营遗址的性质和发现意义初探. 殷都学刊, 2025, (1).
- [69] 本刊记者. 2024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 华夏考古, 2025, (2).
- [70] 雷兴山, 张家强. 夏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二里头祭祀坑和商代大型建筑遗址. 中国文物报, 2015-02-27(05).

(责任编辑: 贾正言)